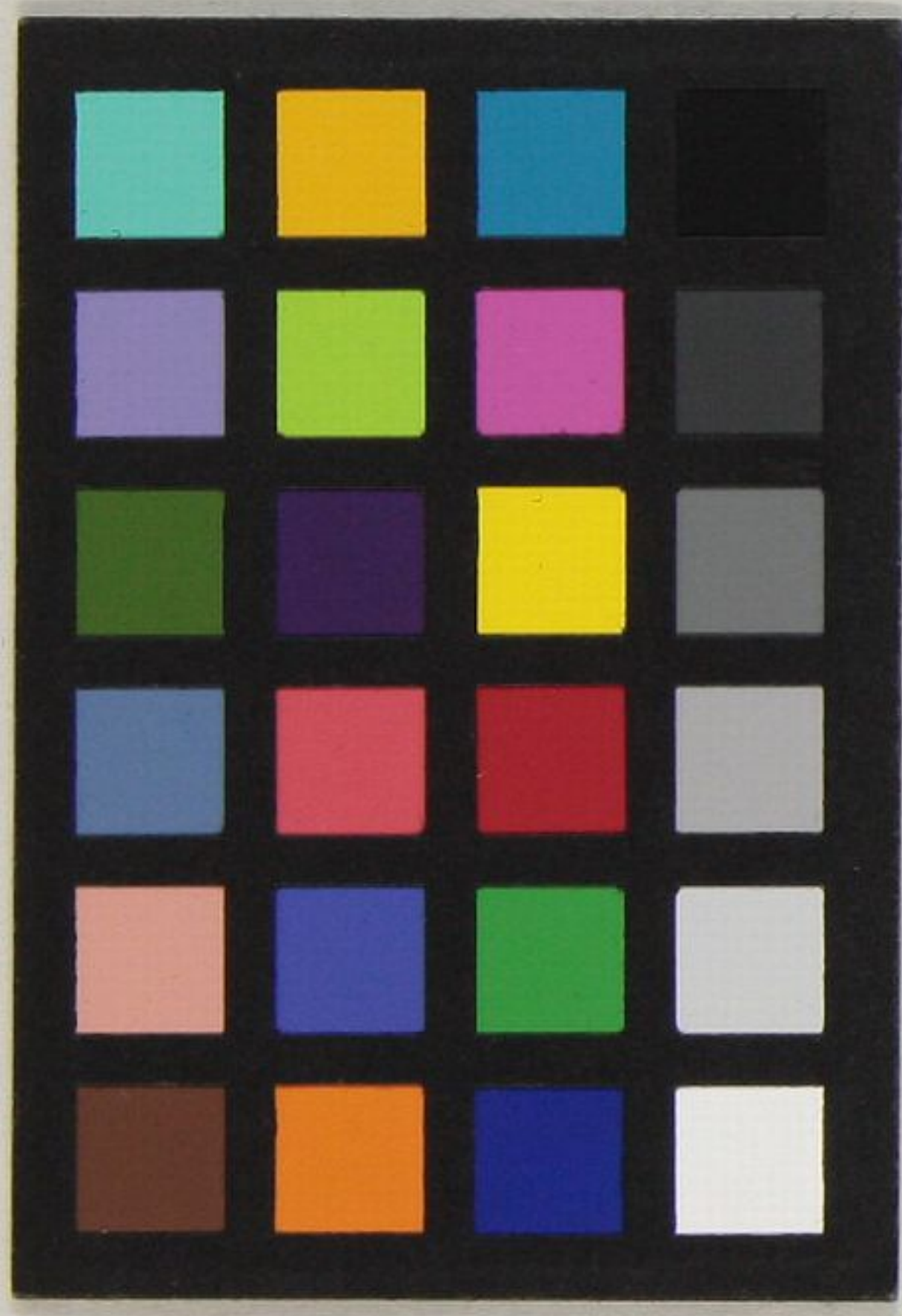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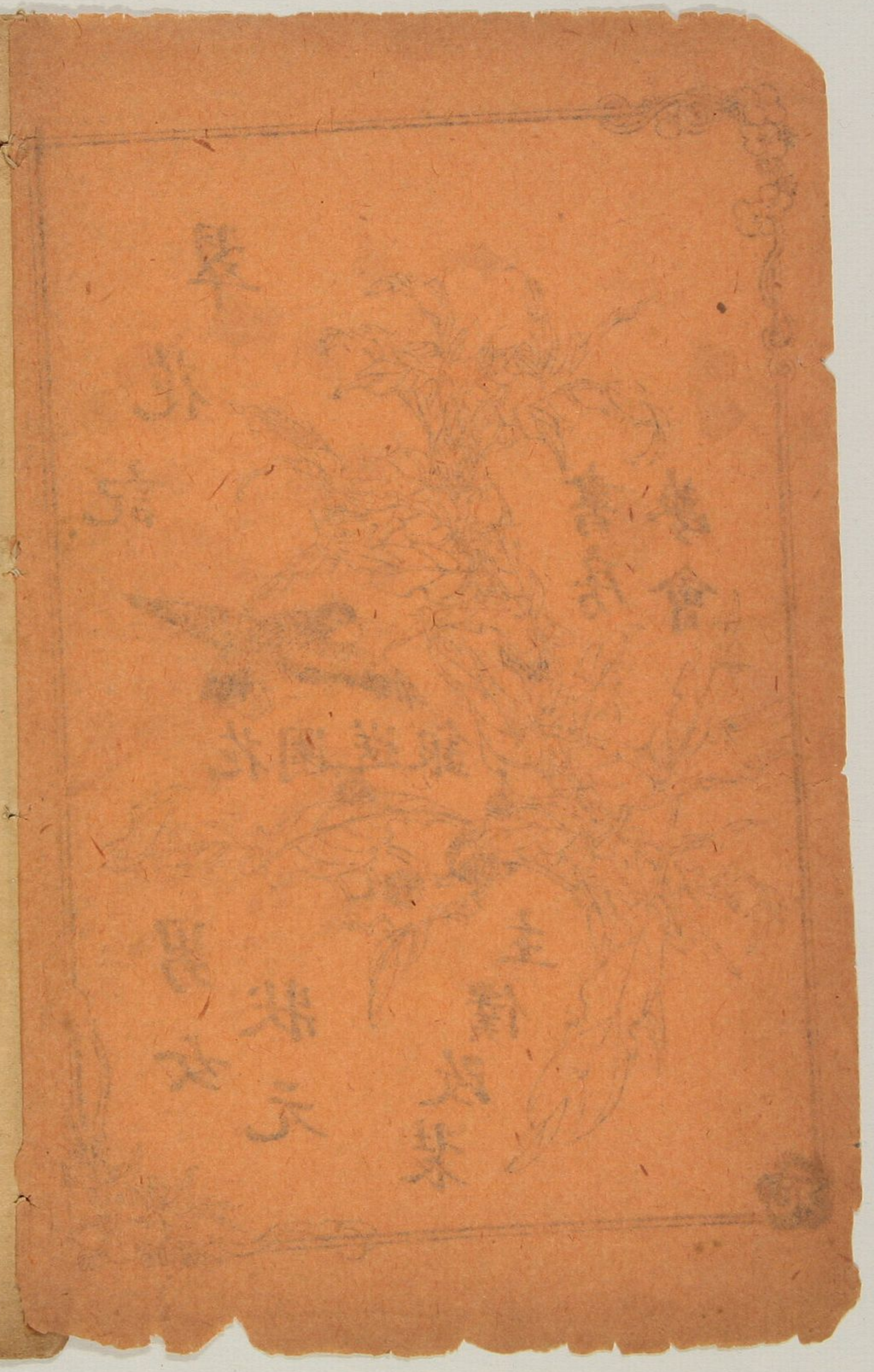




翠花記



老套開言不必唱 大明太宗出新聞 祖居揚州泰興縣 官拜吏部尚書人  
又無三男並四女 單生一位小官人 乳名叫做張香奩 學名稱為張舜卿  
不唱太太公子事 且表為官受祿人 君王五更身登殿 聚集三台八位臣  
文聽鼓响朝王帝 武聽鐘聲見聖人 御史尚書張公瑾 兩班分開見君臣  
聖上猛然抬頭看 龍眼細看姓張人 卿家這等年紀老 准你告老轉回程  
張公俯伏塵埃地 你上前來聽真人 前行到了私衙內 擇了吉日要行程  
辭王告別把朝出 山西冠蓋送行程 別个諸卿和六春 分付開船就行程  
逢州就有州官接 過縣就有縣官迎 在路行程來得快 到了淮安本州城  
不唱跟官各回去 老爺坐在官船中 歡喜來了愁又到 骨悶昏沈自不知  
偶得疾病身亡死 化作南柯夢中人 忙忙來報大興城 驚動書房小官人  
太太聞言吃了一唬 唬得冷汗胆戰兢 商量安童放船去 到了官船上面存  
相公一見心中苦 接看爹爹大放聲 說不盡的心苦 即忙開船就行程  
太太來到大船上 苦口黃連吃在心 真真哭了兩日夜 分付安童快快行  
四十九日念經畢 忙把棺材送祖墳 去的去來走的走 且唱家人變了心  
東一个來西一个 齊齊走了入大門 大胆奴才傷天理 別下老的家門  
自古人在人情在 人喪黃泉沒人情 金銀首飾精打光 黃橋路上喪強人  
家內金銀都搶去 狠心強盜傷天理 還有一个小春女 臨行放起火來焚  
只有公子老太太 火坑上面放悲聲 街上面面都盡 又起高衙大府門  
才與公子來商議 只得將田賣與人 未嘗過了一年正 衣衫監縲不做人  
雖有家眷在京內 雁魚沈信不通 未曾過了一年正 衣衫監縲不做人

每日開在一家坐 那有一文進門庭 公子來到高廳上 見了太太老母親  
家事漸漸敗壞了 坐吃山崩越發難 終朝幾日無茶飯 三日街頭那里行  
太太見說心中苦 叫聲嬌兒可憐人 我兒且回書房去 公子回轉不消停  
當初有錢人來問 烈烈烘烘在府中 如今落得身窮了 冷冷清清無一人  
相公前到高廳上 肚中飢餓好傷心 那有氣力將書讀 叫我为娘怎放心  
這有一件布奇寶 金相戒指金裝成 與你拿去當鋪當 當些銀子轉回程  
出了自家門一座 四角橋下順着行 坐北朝南開當舖 了環走進把話云  
了環當時變了臉 指定朝奉罵几聲 我今不是別家女 天官太太府中人  
朝奉見他生得好 取他戒指戲他身 我看這个了環女 言語說出重千金  
內中有个年老老 就把小官罵几聲 銀子戒指都包定 忙向了頭打一恭  
不如將錯來就錯 取了五兩雪花銀 我到當舖當戒指 如何調戲我當身  
你的戒指包在內 望你看有此人身 了環聽說如此話 心中歡喜三分  
了頭茫茫往外走 到了大街上面存 手拿銀子心中想 口中不語自評論  
話說了頭得了銀子 心中思想這銀子拿回去 几天就完了 又不能指進一文 就到線店買些五色絨線 又買些米轉回家  
中太太問當了多少 了頭說那朝奉見了戒指 說是大家物件 與我家老爺相友至交 看太太面上 送銀五兩  
太太聽說心歡喜 難為徽州這朝奉 了頭便叫老太太 你今聽我說原因 是我心內來思想 幾日銀子用干淨  
買了五色花絨線 做出花來度日晨 待我拿到衙頭賣 換些銀錢且容身 相公成人身長大 好上河南轉上京  
求得一官並半職 那才富貴不非輕 說罷了頭去吃飯 太太那里不消停 見了生身老母親 打些麵動手做胡  
了頭那里吃不完 寬家你且聽元因 一心一意攻書史 莫做貪頑愛受人 我身今日把花做 廟子破了骨猶在  
太太便把孩兒叫 好往東京去會親 既然今日身家窮 朝中還有一門親 是你表叔一門親 又有山西寇丞相  
戶部軍師苗光義 是你母舅自家人 還有大力呼必頭 是我表叔一門親 是你表叔一門親 又有山西寇丞相  
朝中文武七百人 能有个不親人 我兒用心攻書史 那怕官兒做不成 公子聽說這句話 太太說話少來因



不唱公子回家轉 乖巧回到六秋亭 了頭便把小姐問 你與張家什麼親 小姐見說微微笑 乖巧你好不聰明 他是兩家兄和弟 指腹為親割衫巾 了頭聽得微微笑 竟是他姑爺自家入 早知姑爺來到來 多送几兩雪花銀 姑娘今日不瞞我 我也不瞞你當身 姑爺送他回來了 我把銀子送他身 大家總要一條心 雪花銀子二兩正 不言二人來談話 相公有了歡喜心 日後若還有好處 許我做個二夫人 今日把話說明了 大家總要一條心 未曾開口呵呵笑 回言再表姓張人 公子出了園門外 猶如拾得一段金 歡天喜地回程轉 來到廳前見母親 未嘗開口呵呵笑 賣了幾分雪花銀 太太便把兒來叫 今日為何喜歡心 想是街前將花賣 賣了銀子收上身 公子這道回言道 未止止賣几銀 太太又復將言說 莫非賣了塊銀 公子道還多些 太太說有許多銀錢就要賣几兩不成 公子將汗巾包放在桌上 這是孩兒賣花的銀子 將人財物來打劫 橫財不富命窮人 太太一見魂飛散 黃的金來日的銀 開口就把公子罵 並無一個買花人 走到東城門裡去 小姐見花來問我 我把根由說他聽 公子聽說微微笑 為兒怎聽亂胡行 我與你有些親 我父曾與你父拜 拜為兩家弟和兄 多蒙小姐生慈念 他父翰林為學士 公子聽得夫人說 是你父親身亡早 王爺軍師均皆有 我兒用心攻書更 是家財化灰塵 原來有此一門親 公子又聽夫人說 何不他家往來行 太太又乃開言道 當初指腹為婚姻 媒証都在北京城 他在中間做保親 我兒用心攻書更 是家財化灰塵 原來有此一門親 公子又聽夫人說 現在朝中做媒人 張李二太說合成 還有安徽胡丞相 他去相會小姐身 公子聽得親娘說 三餐茶房無心吃 白日上打瞌睡 叫聲了頭書房去 將身走至前廳去 求得一官並半職 千金小姐就過門 公子聽了往外走 我家貧窮身無罪 他怎肯認我身 心中只想李秀英 且表慶前老夫人 將身走至前廳去 你今若往他家去 飛蛾投火自傷身 今天且把書來看 行來好似風擺柳 不唱公子夢中事 且表慶前老夫人 將身走至前廳去 公子便把書房進 想起相思病在身 一對鴛鴦相輔行 看見公子呼呼睡 將身走至前廳去 好似比目魚一對 一對鴛鴦相輔行 看見公子呼呼睡 將身走至前廳去 了頭聽了忙不住 將身走至前廳去

不是了頭來說謊 相公相思病在身 書房無心把書看 只怕他要外邊行 恐怕走到李家去 被他捉住當仇人 送到上司來問罪 誰做伸冤報仇人 了頭到有一主意 把門封鎖不通風 前門後戶都封了 不許相公出大門 太太聽說言道好 就依了頭計兒行 就將門搭搭上了 關鎖鎖得不通風 又將後門來關了 前前後後都封了 公子等到高廳上 把脚一登就要行 文章丟在塵埃地 我要跳牆往外行 咬定銀牙恨几聲 公子將門推一推 用手打開門兩扇 回手關上兩扇門 將手開門不開 大膽了頭罵一聲 來到後門摸一摸 轉彎抹角行得快 到了花園一座門 幾平跌斷脊梁筋 只把倉天叫几聲 公子將門推一推 用手打開門兩扇 回手關上兩扇門 側着身子往外走 那管這些路不平 轉彎抹角行得快 到了花園一座門 幾平跌斷脊梁筋 只把倉天叫几聲 公子將門推一推 用手打開門兩扇 回手關上兩扇門 一心要見李小姐 心中思量八九分 不見千金李小姐 只把倉天叫几聲 公子將門推一推 用手打開門兩扇 回手關上兩扇門 欲待回去回不得 雨脚茫茫往裡行 不見千金李小姐 只把倉天叫几聲 公子將門推一推 用手打開門兩扇 回手關上兩扇門 一頭來到六秋亭 今曉特地來到此 做了傳信送書人 若還等到天明亮 老爺知道命難存 一陣狂風不見形 驚動乖巧人一个 左思右想無可奈 聽得誰打四更 花園土地忙不住 到了花園內面存 若還等到天明亮 老爺知道命難存 一陣狂風不見形 驚動乖巧人一个 左思右想無可奈 聽得誰打四更 你今快快把樓下 相會公子不見形 說罷洋洋他去了 又說姑娘一段情 乖巧開門那裏行 了頭到了花園內 若還老爺知道了 大家性命活不成 坐起身來想一想 六秋亭上看分明 驚動姑娘忙來問 乖巧聽了忙不住 半夜三更來到此 會會千金小姐身 了頭說道去不得 我家不比尋常人 小姐分付快快去 即忙上前問一聲 半夜三更來到此 會會千金小姐身 了頭說道去不得 我家不比尋常人 果然來了張公子 乖巧姐姐叫一聲 你今帶我上樓去 相公聽說這話 若不帶他上樓去 恐怕死在六秋亭 莫做輕薄浪子人 若被家童看見了 了頭答應是奴身 清白傳家閨中女 怎敢帶你上樓門 低下頭來口問心 見了小姐須仔細 驚動李旺一家丁 公子聽說忙移步 跟了了頭大膽行 公子方把樓來上 驚動李旺一家丁



不如今日寫退罷 性命得脫見母親 娘兒兩個來討論 定要與詞把狀論 公子方才來開口 放我起來寫退婚  
學士就叫快快寫 寫得真來免受刑 公子提筆手中寫 兩眼珠淚落紛紛 口咬銀牙心中恨 上寫難難姓張人  
他見我家貧窮了 逼我今日寫退婚 公子寫了多一會 安童通知學士身 學士見了心一嘆 這是分明告我身  
分付左右與我打 快寫退書免受刑 公子寫了多一會 只得一寫退婚 上寫不要真不要 任你改嫁與別人  
公子寫了多一會 花押打在上面存 雙手交與學士手 學士一看分明 與他二十雪花銀 難忘天官昔日情  
回身就把夫人叫 是你家寫退婚 忙把花銀與他身 還念天官情分上 從今不必上我門 另取佳人結婚姻  
夫人聽說心中苦 不免打這不平人 一聲呵亮打過去 孫老打個倒栽葱 公子一見切齒恨 海底冤枉在心中  
看見銀子有了氣 左眼珠兒打瞎了 敢做行凶大膽人 偷了家中金共寶 公堂挂號鬼神驚 提起心頭火一盆  
好意送你花銀子 昨夜三更失了盜 就叫我旺送衙門 眾人來到衙門口 知縣一一分明看 寫了書子一同行  
書子一封寫完了 一聲公喝魂吊了 公子跪在塵埃地 小少年紀強盜做 打劫強盜多少人 衙門好似鬧離殿  
手指高聲公子罵 罵聲強盜大膽人 小人是官家子 知縣聽說魂吊了 這件事兒難處分 知縣不能來提問  
伯叔呼令公職命 記得古人言一句 王子犯法罪同行 也是貪官該倒運 聽只奴才害好人 公子只是不肯認  
分付兩旁來動手 快將夾棍夾夾起 胡言亂語便招成 公子提筆自畫供 王爺當時堂退了 李家安安轉回程  
一個時辰還魂轉 問成死罪非小可 問成死罪入牢門 牢頭大兄叫几聲 我今本是冤枉事 買盜販賊害我身  
公子只是哀哀哭

送到官堂私害死 他的女兒嫁好人 又把根由說一遍 牢頭聽了吃了一驚 忙忙就把公子叫 你是我的大恩人  
當初我販私鹽賣 相公聽說心中喜 十分寬仇去九分 多虧你府張爺救 今日相公當堂恩 上司官員告一狀  
清早不見張公子 被他捉住寫退婚 你今作惡喪良心 把我孩兒問成罪 無人上京送信音 小人牢頭張老虎  
罵聲奸黨李學士 太太此時忙收拾 一路哭來哭得苦 你抗今與李家门 買口棺材財財我身 公子開言叫母親  
口中只把心肝叫 死在牢中裡面存 牢頭老虎心田好 太太聽說這句話 哭得天昏地也昏 皆記古人言一句  
三槍茶飯都在我 牢中服侍相公身 不要折殺小人身 又言李旺黑心人 怕他日後盜出門 多把財寶與他身  
牢頭回言我不敢 歡喜未來愁又到 又言李旺黑心人 怕他日後盜出門 多把財寶與他身 今送白銀一千兩  
不但我身受他害 知縣接得書來看 李旺轉家來回話 老爺一時審不清 帶了安童入四個 仙家笙簫拿在手  
知縣心中難料理 故此心中難料理 驚動唐朝白洞賓 必定是他冤枉事 明日坐堂審分明



不嫌我的門戶小 招為我婿結成親 公子回言家中有 此事不能從命行 大王言道果有妻 我女二房結成親 公子聽言都不管 家中有了二房親 大王聽說重重怒 就把肥羊罵一聲 我為好意抬舉你 你今一一不知情 你再一聲不依允 破了心來下酒吞 公子此時無可奈 若不依允活不成 渾身上下換衣衫 又無媒人來作伐 揚州府內張公子 了頭便乃回言答 打份俏俏多齊正 夫婦五更來相參 二人梳洗出房去 也會飛砂來走石 請出夫人和老爺 都是兩榜為進士 媒人敢說他去了 心中只把姑娘叫 乖巧便把姑娘叫 小姐就向前面走 今有南門王公子 了頭就把夫人叫 他來改嫁姓王人 這都出在姑娘口 頭上青絲來打亂 不許張家去吊孝 懸梁只用一條繩 大王打份方寸了 走上前來拜丈人 五百年前結下婚 分付三日下山林 再表李家老大人 特與小姐作媒人 正是門當戶對人 喜事人日到來臨 夫人請你下樓門 拿个主意見他身 見了母親把礼行 去配張家做夫人 改嫁之事萬不能 要你多嘴亂舌跟 小姐當時心中苦 一交跌在地塵埃 我是張家一個人 口內只是哀哀哭

我今舍了殘生命 任我爹娘怎麼行 夫人又把孩兒叫 許你吊孝在張門 回來依我來改嫁 不要反口不應承 小姐又乃回言道 母親在上聽原因 既許孩兒去吊孝 不可多言走了風 小姐就把高樓上 小姐半响前面定 安童排盒一路行 要娶前守孝人 你在陰司早起身 他與姑娘說婚姻 只要太書一封 太太嗚咽送出門 兩個媒人進了門 八月二十要上京 衣服都是件件精 雙吹雙打鬧沈沈 方知行聘過礼人 七月二十要過門 王家準備要娶親 又到十八大天明 忙忙拾拾換衣衫 裏脚裏了好几層 叫聲姑娘好起身 一直竟到我家门 口內連連問相公 我今就是乖巧身 小姐上轎回家去 一眾回轉出張門 擇定吉日把礼行 兩家收日不消停 茶葉果子色色精 諸親六眷多熱鬧 來報姑娘得知聞 一井俱在我當承 每日只把計來行 得走之時即動身 粉底靴兒足下登 果然好走便行程 二人打點就起身 答應京中來了人 與我張家有甚親 老身並不相認識 小春便問那一個 言來語起天色晚 小姐穿了心中喜 就把帽子齊眉帶 要就是今日起 乖巧姑娘同商議 乖巧姑娘休煩惱 叫聲姑娘休煩惱 乖巧姑娘同商議 要就是今日起 就把帽子齊眉帶 小春便問那一個 言來語起天色晚 老身並不相認識 與我張家有甚親

太太快把書來寫 趕上東京去認親 兵部尚書告了狀 要與姑娘把冤申  
只說你們來作假 誰知作假當了真 你今真心把京上 我寫書子你起身  
又拜山西寇大人 又拜兄弟苗先生 身從丈夫將京出 守喪苦住一座城  
孤兒寡母每日苦 幸虧小姐多賢德 女扮男妝走出門 還要看我妙妹情  
學士又將他女兒 重婚改嫁姓王人 不有金面看佛面 買些柴米過光陰  
書到之時休推却 袖中取出雪花銀 叫聲太太碎銀子 我們就要出城行  
乖巧將書接在手 逢人只說三分好 三更走了到四更 四更聽得金雞叫  
二更走至三更鼓 我今不把城來進 催只船兒到京城 不唱小姐催船去  
叫聲太太不好了 姑爺非巧影無蹤 孫氏聽說吃了一唬 低頭半日不做聲  
夫人只是哀哀哭 老爺慌張無計行 開口便把夫人罵 老賊淫婦罵幾聲  
又把他人來害死 用了千兩雪花銀 爺爺上面聽原因 差人四下去我尋  
公子來到前廳上 爺爺上面聽原因 不見姑爺兩個人 只得回來報老爺  
不知姑爺出那門 如今事在危急處 叫出秋香一個人 你今作我親生女  
一時指在九霄雲 渾身上下換衣裳 再表王家來取親 孫氏夫人高樓上  
次日天明開沈沈 吹吹打打就起身 一路花光都不唱 花轎早已到王門  
又表斯文假相公 船上行程有幾日 那知他是女家人 又好哭來又好笑  
天色晚來不好行 船家自言要趕路 黑夜趕到淮安城 也是船家該倒運  
殺了船家丟水心 將身跳入船倉內 快取金銀與我行 小姐一見嚇死了  
近了我身命難存 亦巧看見忙不住 口內來把大王稱 家住揚州太興縣

腰中銅錢無一文 我們並不說假話 只求大王饒吾們 強盜聽說如此話  
去下雙雙兩個人 今日真真嚇壞我 離了船兒上岸行 非巧說與姑爺道  
路途之中唱道情 路上有人來盤問 只說江湖過路人 小姐依了姑巧說  
看見淮安一座城 進城下了店商店 吃了飯兒且安身 等待次日天明  
走至街頭不開聲 魚鼓打得丁當响 乖巧唱得好聲音 忽聽道鐘响一聲  
下午齊來不通風 齊說二人唱得好 前面知是什麼人 左右上前拿來問  
抬頭看見許多人 不由分說來鎖起 帶了主僕一雙人 分付一言將人帶  
兩邊答應一條聲 軍門衙門多利害 好似官家後代人 提起小人相由事  
分付一聲鬼神驚 看他不是江湖客 青天老爺叫几聲 此是太興張公子  
老爺抬頭看一巡 了頭上前重行禮 母親苗氏老夫人 小兒此時無可奈  
姓甚名誰說我聽 揚州天官張公瑾 寶應湖內強盜遇 正是張家後代人  
太興縣內是家門 寶應湖內強盜遇 軍門聽說如此話 說與夫人這段情  
相公東京去認親 老爺退堂往後走 老爺分付安排酒 款待天官公子身  
驚了大駕罪不輕 老爺聽了如此話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軍門也是張家親 老爺分付安排酒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小姐含淚答一聲 老爺聽了如此話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小姐一定到京城 老爺聽了如此話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早上東京去認親 老爺聽了如此話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日後相逢報你恩 老爺聽了如此話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遠遠望見縣城且 老爺聽了如此話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何不城內早安身 老爺聽了如此話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必是人家在此存 老爺聽了如此話 老爺聽了如此話 不敢留停在此存  
又表一起強盜門 祝告正南山一座 晉南大王自為尊 今日乃是牙祭日

九

三牲祭禮在後行 大王進了玄壇廟 小弟陳氏來牙祭 保佑山頭生意興  
小姐暗裡戰兢兢 乖巧嚇得兢兢戰戰 把个泥神戰戰兢兢 大王嚇的呆了  
看見雙雙二個人 非是精來非是怪 却是肥羊一雙人 快把真話說與我  
一貌堂堂二個人 因甚來到神堂廟 太興城內有名不輕 老爺吏部天官職  
大王在上聽元因 家往揚州太興縣 路上行來又黃昏 四下並無招商店  
小人名字叫張龍 只把公子來放下 我行就死也甘心 大王聽得如此話  
推倒泥神是神人 有个苗從善軍師 我今後代少個人 又有大臣呼千歲  
大王爺爺聽元因 相公年伯是真情 公子只是不肯親 你在中聞來說合  
叫我如何去結親 在我二人商議行 你作商量計較行 不說小姐心歡喜  
飲酒之時要留心 分付手下一眾人 殺猪宰羊忙排酒 今日結得好巧親  
吃酒三杯又八味 送入香房裡面存 得病就要招與我 一眾梅香且走退  
金定不便將他問 悶悶無言在中心 不唱金定陳小姐 口內呼呼不作聲  
一定今日嫌棄我 拜了岳父陳夫人 又到香房那邊存 未知真假若何能  
只得勉強往外走 飲酒不覺天色晚 到了夜裡病得山 小姐依從昨夜晚  
廳前飲酒悶沈沈 思想二人緣分無 看你是個福釵女 金定見說微微笑  
我還說與我父親 那時你是怎樣好 不如與我說明白 今日不要來哄我  
他要小姐結成婚 小姐聽說痴呆了 即忙跪在地塵埃 若說我父人一個  
我是含冤負屈人 本家住在大興縣 我父學士姓李人 母親孫氏人一個

他父天官有名人 只因老爺身亡了 家財又遇火來焚 為娘見他身窮了  
害死公子在牢中 又要將我來改嫁 許配王家公子身 我見他來行了禮  
好與公子把冤伸 我是學士親生男 名字叫做李秀英 改名假作張公子  
大王牙祭進廟門 當時把我拿去了 帶上高山上面行 要我坐一抬親事  
你乃李家小姐身 怎與張家安童走 假扮安童一路行 小姐又乃將言答  
是我房中使用人 他名叫做乖巧女 怎肯推他下火坑 金定聽了如此話  
又怕他人喪良心 開言叫聲李小姐 難為姑娘大恩人 乖巧才把心來放  
他日打發下山林 小姐聽說心歡喜 今日四人來拜過 如同父一母生  
與你雙雙姊妹稱 撮土焚香告神明 不覺就是一個零 孩兒是個賢德人  
打發二人上京城 大王聽說心中喜 我對父母說准了 聽憑你到京中行  
再過三年楊柳青 說與小姐姓李人 相公出了臥房門 飲酒三巡餘飯行  
相公出了臥房門 早早送信到山林 今日姊妹分別去 不知何人又相逢  
遇水不問淺和深 路上行程千般苦 見了二人心中喜 買賣生意上了門  
等候南來北往人 該當二人有一死 粉底鞋也脫了去 方知他是二女人  
拿出胸前信一封 休說強盜他去了 他是宋朝擊天柱 又表還魂女佳人  
曉得其中一段情 變个貧婆討飯人 一程來到松林內 看見兩個死尸身  
只見二人轉還魂 我有兩件破衲襖 你今快快穿在身 不怕火來不怕水

二人還魂好傷心 小姐乖巧心中想 想是仙家救我身 二人雙膝跪下 拜謝神人救我恩 了頭懷中摸一把  
失了家書信一封 叫聲姑娘不好了 東京着親去不得 我們中途遇強盜 寶庄借宿到天明 山上不是別一個  
就是離山老母身 二人回來忙跪下 又要生心想害人 不表小姐一身苦 再唱李旺喪良心 門內之人將他問  
說出根由與他身 留他二人在山上 必做生冤報仇人 等我今日放把火 將他棺材化灰塵 我想苗氏人一個  
家中守住棺材身 自後朝中人知道 直行到了張家門 一抱無情來驚起 火頭燒得旺堂堂 李旺放火他去了  
斬草除根免受刑 人不知來鬼不覺 陣陣黃烟嚇煞人 太太忙忙扶來起 誰做申冤報仇人 叫聲了頭不好了  
燒得天紅地也紅 太太正在中堂坐 怎了小姐年少人 孩兒棺材燒化了 二人又往前面走 一定要做報仇人  
今日起火是怎生 房屋一概化灰塵 公子棺材燒化了 只等京中人來到 造福老爺發慈悲 若有殘茶並殘飯  
跑到破窗去安身 太太不必傷心哭 我做街坊逃難人 行善多聽我道來 說與苗氏太太聽 我們離了太興縣  
走到雲陽市上行 未嘗開口說討飯 滿面通紅若煞人 了頭回到破窗內 話分兩頭表前因 如今再唱張香保  
舍些艱難受苦人 也有與飯錢和米 也上窗內去安身 不唱太太行途事 死後不安無人倫 母親存亡無信音  
沿途討飯上東京 心中思念生身母 兩淚汪汪往下流 在生不安該有罪 莫非哥哥得罪你 爹爹把你不當人  
太行山上抬了親 無心來把兵書看 一要收拾上東京 素真聽說如此話 我們打馬散散心 公子轉身上了馬  
公子當時回言答 素真在旁看分明 素真聽說如此話 半個時辰不做聲 丈夫若要上京上 佳入把馬後面存  
我今沒設計把他哄 留住冤家不住停 公子一時忙不住 放了狼牙箭一根 王免帶箭前面跑 小爺帶馬隨後跟  
太白金星來變化 變個玉兔下凡塵 不知趕了幾里路 你曾見我玉兔身 太太嚇得兢兢戰戰 小爺下馬高聲叫  
趕得快來走得快 趕得快來走得快 小爺故意把他問 你曾見我玉兔身 太太嚇得兢兢戰戰 小爺下馬高聲叫  
小的好似小春女 老的好似我母親 小爺住在太興縣 怎麼得到山西地 小春曉得戰兢兢 叫聲相公你去罷  
小爺聽他聲音語 原是我家老母親 你怎得到此間存 太太聽說魂吊了 小春曉得戰兢兢 叫聲相公你去罷  
一把扯住見母親 心中喜煞張香保 反在此間嚇我身 公子叫言休害怕 是你孩兒香保身 苗氏便說當初話  
不必在此大顯靈 魂魄不來相保佑

未傷心處也傷心 那日李旺來放火 苗氏燒得空打空 多虧神聖救了我 破窗裡面去安身 次日天明無可奈  
小春討飯上面行 日日討飯東京上 迷失路途此中存 公子又問李小姐 他今嫁了什麼人 太太又乃回言答  
說起小姐是好人 他到我家吊孝來 父母逼他要重婚 王家行茶來過禮 小姐扮男走出門 乖巧扮做安童樣  
二人來到我家門 手寫一封家書信 付與二人帶上京 不知路上好和歹 你今會看女郎身 公子又乃回言答  
秋香喜了二三分 言還未盡人來到 那是了頭叫小春 小姐聽說這句話 不覺前妻才放心 小姐就把婆婆叫  
叫聲賢妻錯認人 如今不到別處去 又排酒席飲杯巡 太太聽說無可奈 只得同他上山行 山中飲酒几日正  
不知婆婆到此間 大王聽說心歡喜 就把公子來送行 求得一官並半職 相公又把賢妻叫 早晚看顧你娘親  
小爺聞言告母親 孩兒要把京來上 就把公子來送行 求得一官並半職 相公又把賢妻叫 早晚看顧你娘親  
大王聽說心歡喜 相公又把小春叫 公子收拾行李 一家拜別往前行 公子說道母舅在 上外甥叩頭  
是我張家有恩人 公子收行李和行李 入府便乃把札行 公子說道母舅在 上外甥叩頭 苗氏問家中之事  
服侍太太甚殷勤 公子到了苗府上 公子聽說雙流淚 說起李家傷天理 他是嫌貧愛富人 又逼孩兒退婚罵  
軍師苗府在面前 公子聽說雙目流淚 說起李家傷天理 斷我飲食告我狀 不知何人來替死 假扮男妝上城行  
並無音信來京 公子聽說雙目流淚 說起李家傷天理 斷我飲食告我狀 不知何人來替死 假扮男妝上城行  
房屋家私燒了 做了艱難受苦人 斷我飲食告我狀 不知何人來替死 假扮男妝上城行 遇見孩兒在山林  
知縣是他買到了 苦打成招問罪名 斷我飲食告我狀 不知何人來替死 假扮男妝上城行 聽見孩兒在山林  
逼我上山拾親事 知縣家內來害人 斷我飲食告我狀 不知何人來替死 假扮男妝上城行 聽見孩兒在山林  
又逼小姐來改嫁 小姐是個烈女人 同著了頭私逃走 遇見孩兒在山林 聽見孩兒在山林 聽見孩兒在山林  
母親逃入破窗內 了頭討飯上東京 路中迷失山林地 苗爺回言不曾到 聽我言語怒氣沖 我兒今日來到此  
李小姐把京上 不知可到此間存 苗爺回言不曾到 聽我言語怒氣沖 我兒今日來到此 後堂見過舅母面  
大大討个官你做 點起人馬你回城 公子回轉苗府 再表京中聖主君 五更三點王登殿 冠準來奏聖明君  
公子說的一番話 話不重說歸正文 天子就把冠準叫 今科試官點你身 京榜挂在朝門外 曉諭各省士子身  
三年一度王開選 選舉天下有才人

天下士子忙不住 紛紛忙碌上京城  
朝廷親自來祝告 要選擎天柱一根  
苗公府內多歡喜 喜煞呼爺爺爺身  
你的丈夫狀元中 快快下山認他身  
是神人救出來的 如今得中狀元快去認他相會  
那里要得多時候 到了東京大城門  
小姐便把人來問 狀元出在那京城  
進了城門往內走 街上往來半空中  
二人走到街心內 冤枉連連叫几聲  
跟了家丁來得快 狀元老爺在上聽  
小姐上前扒几步 母親孫氏老夫人  
父親乃是李學士 家中又被火來焚  
只因公公身亡了 我父逼奴改嫁人  
婆婆收尸入了殮 快快取來看分明  
離山老母將我救 救到高山上面存  
狀元聽得如此話 正是小姐姓李人  
小姐聽說這句話 狀元老爺且從容  
一齊山上來相會 說你果然上京城  
太行山上抬親事 我母小春也上京  
分付左右排酒席 一家座上飲杯巡  
軍師先到朝門內 見了聖王聖主人  
欽賜回家祭祖墳 宋王又把狀元叫

公子一見忙收拾 安童送入選場門  
頭名狀元來點出 出在揚州張麟卿  
不唱狀元把城看 把話分明說有因  
小姐便把師父叫 我的丈夫早亡身  
是神人救出來的 如今得中狀元快去認他相會  
那里要得多時候 到了東京大城門  
小姐便把人來問 狀元出在那京城  
進了城門往內走 街上往來半空中  
二人走到街心內 冤枉連連叫几聲  
跟了家丁來得快 狀元老爺在上聽  
小姐上前扒几步 母親孫氏老夫人  
父親乃是李學士 家中又被火來焚  
只因公公身亡了 我父逼奴改嫁人  
婆婆收尸入了殮 快快取來看分明  
離山老母將我救 救到高山上面存  
狀元聽得如此話 正是小姐姓李人  
小姐聽說這句話 狀元老爺且從容  
一齊山上來相會 說你果然上京城  
太行山上抬親事 我母小春也上京  
分付左右排酒席 一家座上飲杯巡  
軍師先到朝門內 見了聖王聖主人  
欽賜回家祭祖墳 宋王又把狀元叫

七篇文字如流水 三場已畢出院門  
欽賜御宴三杯酒 游街三日看皇城  
離山老母紛紛叫 小姐聽我說原因  
離山老母說道你那里知道你的丈夫  
小姐乖巧辭別去 神鹿起在半空中  
小姐見了心歡喜 師父言語果然真  
二人聽說心歡喜 阿彌陀佛念几聲  
前面走事走過了 後面來了狀元人  
狀元今日來捉你 尼姑免強訴來聽  
狀元老爺將言問 祖居江南揚州府  
公公乃是天官職 買盜板匪將他害  
奴別婆婆將京上 強盜把我來打死  
叫我東京來告狀 叫聲小姐休要怕  
說是你死監空內 我是仙人來救了  
夫妻相會雙流淚 等到五更天明亮  
君王殿上開金口 堂堂元輔謝親朋  
與你三萬人和馬

三千戰將隨你身 上方寶劍賜與你  
去拜呼家老令公 一直來到軍師府  
送與乖巧一個人 公子今日身榮貴  
恭賀夫妻三個人 滿朝文武都來賀  
炮响三聲出了城 夫妻二人前引路  
女兒抱我結成親 身子許配乖巧女  
我今與你把姐做 汝乃小姐做夫人  
一行到了香房內 金定聽說喜歡心  
提起丈夫張公子 仙人救他上京城  
金定聽說呵呵笑 便把母親叫一聲  
奶奶聽說心中喜 我兒是我賢良人  
一夜話都說不盡 次日狀元把話論  
你們要去隨我去 不願去的各回程  
人馬離了南山寨 報馬又報姓班人  
狀元拜了生身母 婆媳相會敘寒溫  
大王聽說忙不住 提起嘍囉一眾人  
火牌發到太興縣 鎮北元帥到來臨  
文武狀元將城進 太太進了察院門  
前到學士李家去 一个不許放逃生  
就把學士來拿了 孫氏一同鎖在繩  
又把孫氏來撈起 一撈四十苦難捱  
又逼女兒來改嫁 多虧小姐是賢人  
女兒改嫁也罷了 又要燒死我母親

先斬後奏任你行 夫妻二人把恩謝  
四禮八拜舅老爺 小爺又把舅娘拜  
等侯故位二夫人 乖巧又把皇恩謝  
賀喜狀元三個人 夫妻不敢久停住  
小姐開言且暫停 日前我到神堂廟  
被他識破其中情 他的小姐多賢良  
狀元聽了妻兒話 火牌打到那山林  
明明他是裙釵女 為何得中狀元身  
狀元及第身榮貴 怎肯忘了你的恩  
今日狀元來到此 是个真正姓張人  
太太聽說多歡喜 分付擺酒不消停  
我今急急要回去 岳丈你可同我行  
金銀財寶都搬去 分付糧草下山行  
大王見報心歡喜 苗氏太太喜歡心  
一連住了三日止 狀元又把岳父稱  
車馬它去金共寶 山寨也把火來焚  
也是知縣該倒運 依舊三年在太興  
文武狀元升堂坐 知縣參見把札行  
知縣當時忙答應 領了人馬往前行  
又拿李莊人一个 一齊帶了察院門  
狀元又把孫氏罵 淫婦逼我寫退婚  
乖巧一人來逃走 女裝男扮上京城  
暗中神人來相救 一家同上東京城  
孫氏又把老爺叫 這事不干我們身

對對執事一引道 小姐取出劍一付  
小姐取出劍一付 苗爺分付備酒宴  
苗爺分付備酒宴 點了三萬人和馬  
只說我是男子漢 怎肯忘了此人身  
我說他非等閒人 當初難為大恩情  
一齊同往太興城 與你孩兒一樣人  
香房裡面結成親 分付嘍囉一眾人  
燒得通天及地紅 夫夫雙雙上山行  
明日就要動身行 三軍浩浩往前行  
府縣官員都來接 一个不得去通風  
連皮帶肉去一層 多虧神人救我身  
怎說女兒升了天 這事不干我們身

李旺做的都出事 去拿李旺正典刑 狀元當時心大怒 替我捆打二人身 分付左右來扭住 太興縣內游四門  
街坊人人都看見 人人指定罵聲 二人到了都察院 來見元帥老爺身 狀元要把大刑動 後堂來了小姐身  
一言就把老爺叫 且看奴家面上情 要把李旺將仇報 饒了爹娘兩個人 狀元依了夫人話 放了雙雙兩個人  
李龍李虎來扯住 各打四十問參軍 又把李旺來拿住 百般非刑拷他身 地下釘了鐵菱角 把他推到上面存  
一來一往把命送 渾身上下鮮血淋 副去心肝和五臟 丟在街前把狗吞 老爺又把知縣叫 大罵貪財愛實人  
你得學士金共寶 苦打成招問我身 我遇神人來救出 又害他人替我身 本當依律來取斬 定你死罪正典刑  
二人打了四十板 發出關外去充軍 狀元又乃傳下令 知縣家內趕出門 分付左右快出去 請得田文陳姓人  
七品官兒交與你 權為知縣管萬民 自是起造狀元府 不過十日造完成 八根棋杆分左右 親戚賀喜不住停  
太太便把孩兒叫 媳婦孩兒聽元因 你們夫婦人三個 夫婦和順過光陰 秀英大來乖巧小 素貞就是第三人  
金定四來臘梅五 第六小春受皇封 夫婦二人雙雙跪 四雙八拜太夫人 百隻牛羊千瓶酒 一家大小祭祖墳  
祭了一場方了 想起牢頭夫婦們 狀元又把恩來謝 金銀財寶送他身 牢頭謝罷他去了 朝廷王法一家臨  
一家大小封贈了 子子孫孫受皇恩 行善人家有好處 作惡之人天不佑 有人一心行正道 自有神明來扶持  
編成一本翠花記 萬古千秋一新文